

正在酝酿中的乡村巨变

□李朝全

乡土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悠久而深厚的一个创作传统。乡土文学经过百年的发展,到了今天面临着新的转机。这个转机就是如何去面对和书写当下农村及其正在发生的变革,去塑造属于这个时代的农民形象。滕贞甫的长篇小说《战国红》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绩,这是近期现实题材创作的一个可喜收获。

在许多纪实文学作品中,当下乡村给人的感觉大多是一种萧条、败落,“空心化”、空巢化和老龄化的存在,乡村居民大多是与“389961部队”——老人、小孩和留守妇女联系在一起。如何建设好今日之乡村,治理好乡村,振兴农村,让乡村焕发生机,建成新农村、美丽乡村,都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在《战国红》中我们欣喜地读到,即便是在一个落后的像辽西柳城村这样的农村,也潜藏着蓬勃的生机和无尽的可能。在土地贫瘠的柳城村,因为一群年轻人的到来,有这些年轻人的奋发作为,而使这座古老的乡村焕发出无限的生机。这是一个穷山恶水的村子,因为清朝时的乱砍滥伐导致生态极度恶化,严重缺水,生活贫困。在这里建设新农村、搞乡村振兴首先面临的问题便是恶劣的生态和自然环境,因此柳城村人和外来的驻村干部心心念念皆在于如何破除“从今后,河水断,井哭天,壮丁鬼打墙,女眷行不远”这一300多年前的喑嘛咒,如何彻底改变当地的生态环境,改变当地的水土。在讲述这个艰难的重振乡村的过程中,作者用心设置了几个典型人物,这些人物堪称新时代农村的新人。

作者倾情塑造的柳城村本地的人物有两个,都是青年女性,一是杏儿,一是李青。受到母亲的影响,热爱徐志摩诗歌、酷爱写诗的杏儿,原本亦志存高远,希望离开柳城到外面广阔的天地去施展手脚,但是因为母亲患上腿病行走不便,杏儿出于孝道而选择了留下。她是柳城村的青年。这个女孩善良、顽强、上进、敢作为、敢担当。同时,她写的诗集《杏儿心语》又脍炙人口,受到大家的喜爱。作者在塑造这个新时代的新人时,着重表现了她的成长过程,亦即她在两任驻村干部海奇和驻村第一书记陈放、彭非、李东等人的熏陶影响、教育帮助和培训培养下,逐步成长为敢于独当一面、勇于开拓进取的乡村干部,在竞选主任时高票当选,而且敢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主动去改变柳城村的面貌。这是一个新时代农村青年的典型代表,她的心中怀有一个理想和信念,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去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因此她是作家用笔最多的,也是作家倾注感情最多的一个人物典型。在杏儿身上集中了美丽、美好、纯真、纯洁的性格。李青则是一位离开柳城村的农村女青年,她是农民的后代,到城里歌厅去当陪唱,后来成为网红,但是,当李东代表家乡以一曲《故乡的云》打动她呼唤她回乡创业,帮助乡亲们摆脱贫困,摆脱愚昧落后的时候,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回乡,选择了和杏儿、陈放、刘秀等一批干部和青年共同奋斗,开办客栈,促进乡村经济的增长,为柳城村面貌的改变贡献出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这是一个离去又归来的乡村青年,她也是美好聪明善良的。作者在刻画这两个青年女性时,特别注重表现她们的爱情生活,表现她们在干事创业的同时,对爱情充满了憧憬和梦想,最终也都分别收获了自己偶然的爱情和幸福的生活。杏儿和第一代驻村干部海奇之间的爱情朦朦胧胧,如梦如幻,纯真纯洁,令人向往。而李青与李东和刘秀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亦被描写得曲折有致,生动美好。

驻村干部陈放无疑也是作家用心塑造的一个主要人物。这位即将退休的省机关里的处长却自愿请缨来到穷困的辽西担任驻村干部,帮助当地农民脱贫致富。他和杏儿曾有一段对话是关于他是否会在驻村干部任期结束后回城即会得到提拔的传言,陈放给出了这样的回答:他来柳城一是为了还债,他的爷爷当年曾受过辽西人民的恩典,是辽西人民救了他的命,使他成为了共和国的一名将军,因此他生前有个遗嘱,就是“辽西不富,死不瞑目”,陈放是为了完成爷爷的遗嘱而来的。更为重要的是,陈放在担任驻村干部的过程中,体验到了成就感,感受到了个人的价值,在这里他能做成许多事,而且能把很多想法变成现实,能够帮助到广大父老乡亲,使他觉得工作着是愉快的充实的,比起在省直机关担任处长的获得感、幸福感更为强烈。最终,这位驻村书记因为车祸而意外去世,令人唏嘘,但是他的愿景、他的理想正在柳城村的大地上变成生动的现实——那漫山开放的杏花就像他的愿景和理想,也像他的为人,预示着一个更加美好更有希望和前途的柳城村正在变成现实。而村民们在砾石岗下为陈放挖掘墓穴时偶然发现的战国红玛瑙矿,更是对这位第一书记的一个有力托举,《战国红》实际上也是这位越老越尽敬业、鞠躬尽瘁、竭诚奉献的干部的生动写照。

小说故事情节具有完整而圆满的逻辑自洽性。故事主要围绕着柳城村如何破除数百年的贫困落后的魔咒而展开,亦即如何实现生态恢复、人与自然和谐,走向良性可持续协调绿色发展的新道路,以如何摆脱贫困,如何精准扶贫、除贫除困、走向富裕这个中心主题来展开情节。在海奇和陈放两任驻村干部的帮助下,柳城村在脱贫的过程中,也走过了曲折的弯路,比如海奇当年帮助村民养猪办起了养猪场,但是却遭遇了猪瘟的滑铁卢。他也曾想破除柳城人心中的魔咒和心咒,于是发动群众在喇嘛眼水井附近建起了天一广场,寓意“天一生水”,希望通过天一广场能为当地老百姓改变水土,改变风水,为当地的发展带来生机。然而,海奇的努力终究告失败,他最终黯然离去。

为了改变柳城人的生活状态,接过接力棒的陈放带领村民首先引来了打井队,请他们帮助挖井,通过鹅找水在干河床上打出了三口机井,为百姓解决了饮水困难。但是,许多村民特别是妇女患上了解脚病,甚至连孩子也得了关节病,寻根探源,最终发现是水质中含氟量太高导致百姓容易生病,于是陈放决定带领乡亲们从三公里外的乡政府引来自来水,通过引水来彻底改变当地水质的问题,通过改水来改命,改变人们的生存处境。

为了推动柳城村经济的发展,改变贫困面貌,陈放带领杏儿、李青等人,在当地搞起了糖蒜加工产业、香肠客栈、四色谷合作社、种植社,在山上种下了5万多棵杏树。特别是漫山遍野的杏树,将从根本上改变柳城村穷山恶水、土地贫瘠的面貌,改变当地的生态环境,实现自然与人的和谐,也就能从根本上破除当年因生态毁坏导致的土地贫瘠水源匮乏的所谓的喑嘛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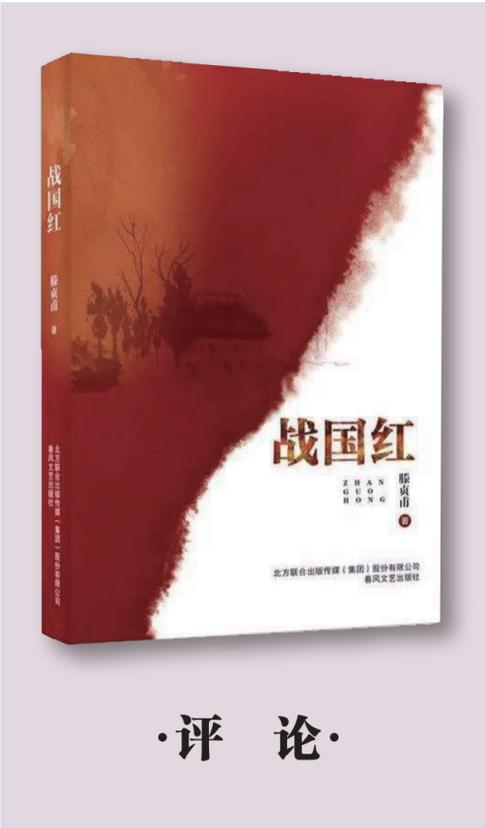
除了在物质上扶贫之外,陈放等人注重从文化上扶贫,从精神上扶贫,破除当地人心理上的魔咒,包括当地人嗜赌的恶习。通过戒赌把以四大立棍为代表的赌徒改造成能够为乡村建设做贡献的新人,体现了扶贫更需扶心,更要扶智、扶志的主题,通过文化、思想和精神扶贫,帮助村民摆脱人心的困境,解决柳城村原先所面临的水困、路困、人心困,人力困等困境,使柳城村实现了飞跃性的发展,赋予了乡村以灵魂和魂魄。

《战国红》这部长篇小说另外一个突出特点是擅长运用各种物件、物品,这些物品和物件大多成为小说的一个个主体意象。譬如战国红,它是辽西出产的一种珍贵的红玛瑙,这种红里透黄的堪称稀世珍宝的玛瑙,作者用这个意象所要比喻的是像陈放等驻村干部的那种殚精竭虑、竭诚奉献的精神,代指这样一批有为有担当敢负责的干部典型;同时,作者也用战国红来比喻像杏儿、李青这些辽西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农村新人,在她们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刚硬、坚强、敢作为、敢担当、敢负责的新时代的新人精神。漫山绽放的杏花被用来比喻陈放等人为当地百姓所造的福祉。树木成林,花香遍野,这也是我们党、我们国家治理乡村、振兴乡村、留住乡愁的美好愿景、美好未来的一个象征。杏儿和她养的白鹅,特别是公鹅小白亦是一个有趣的意象。海奇离去前特别嘱咐杏儿要照顾好她家的鹅,让它们保持洁白和清洁。杏儿经常给鹅在井边上洗羽毛,白鹅其实也象征着纯洁天真、善良美丽的杏儿。喇嘛眼是一口带有诅咒意味的井,它的水质变红就会给柳城村的女人带来厄运,它实际上所代表的正是戴在柳城村村民头上的紧箍咒,即当地生态恶化所带来的自食恶果——水质恶化,水含氟量过高导致女人容易患上腿脚病。最终乡亲们们在陈放等人的带领下,改变了依赖喇嘛眼作为唯一饮用水源的状况,彻底摆脱了喇嘛眼和喇嘛咒对这个乡村的桎梏。

糖蒜、四色谷等当地物产也是鲜明的意象。它们所代表的是当地的本土文化资源,以及如何立足本土的文化、社会和生产的传统并对其进行深度开发,以改变当地的贫困面貌。

可见,这部小说在运用物件、处理物件和人物的关系上取得了突出成绩。这也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鲜明的特点。

总而言之,《战国红》是一部书写新时代、反映新农村、塑造乡村新人的现实题材佳作。它在许多方面的探索都让人感觉真实可信,这是扎根于乡土大地的,接地气有温度有力度有新意的一部作品,为新时代的文学书写、文学表现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评论·

一部向精准扶贫工作致敬的好作品

□张清华

《战国红》是一部荡气回肠的小说,一部有重大主题但并不概念化的小说。它不是一般的命题作文,虽然主题先行,但是它又是一部严肃的、包含多层伦理诉求的小说。所谓多重伦理诉求指的是,首先它是一部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扶贫主题文学作品;其次它又是具有现代意识的包含了生态、科学、思想的作品,是科学扶贫;最后,它是一幅乡村人情世态、风俗文化的画卷,非常接地气,是一部形象丰富生动的作品。

这是一部具有高度真实性的作品。新文学以来,从鲁迅和文学研究会作家开始,强烈的悲剧意识、现实关怀是描写乡村社会这类小说的传统。当代随着社会变革的脚步,原来的写法被改变,从“土改”小说到合作化、人民公社题材小说,从《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到《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再到《金光大道》,有得有失。

《战国红》其中内容也是几度波折,着墨最多的是海奇的扶贫经历。养殖业遭受重大挫败,海奇离开了柳城村,这是小说的双线之一,详细叙述了他和村里姑娘、业余诗人杏儿之间的情感纠葛,海奇的扶贫之路艰难曲折最终失败,这是因为那时的国家财力和政策力度尚未达到,而第二次的扶贫便受到了强大的政策支持,形成了一个系统工程,其中,充裕的资源 and 得力的政策、强化的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精神和创作方法,在我国文学创作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尤其是在我国近现代到当下的小说创作中,现实主义创作能够快速地向文学主流创作之中,是作家根植于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直面现实中的真善美所做出的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创作题材选择和艺术判断,是作家在创作中能够明显自觉突出作家主体创作意识中的社会责任、个体价值意义以及善于用文学表达方式去建构生活之真和艺术之美的具体表现。

作家滕贞甫近期创作的以反映新时代乡村振兴和乡村精准扶贫工作的长篇小说《战国红》就是这样一部现实主义主旋律作品。诚然,一般读者容易凭借所谓的读者经验认为,政治上比较强化的作品往往会体现出作者关注现实生活的赤城之心和热切目光,但同时也因为它是主旋律作品,往往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损害了作品书写现实的深刻性和批判现实的力度,进而会淡化小说作品的美学属性或者艺术属性。一个成熟的作家一定是在创作的过程中将根植于原滋原味生活之中的故事发现提炼出来,进而进行属于自己风格的再创造,并最大努力地突破自我曾经的经验模式和创作模式。无疑,在滕贞甫的长篇小说《战国红》中,作家对农村真实现状、贫困困由、农民生活状态等诸多问题的思考通过作者灵敏丰富的文学敏感度、文字功力、叙事手段和语言风格表达了出来,与其说作者在刻意强化小说的文学性以淡化观念性写作的痕迹,不如说是文学经验在作家现实体验、真实踏查、巧妙构思中累积形成的艺术自觉以往模式和经验的一次有效突围,充分体现了“文章合为时而著”的中国文学创作传统表达。

小说《战国红》以东北一个叫柳城的农村在相继两批驻村干部(第一批为青年驻村干部海奇

塑造典型人物与性格的力作

□刘琼

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扶贫也好,乡村振兴也好,这些重大性的主题,一定会进入到作家文学创作的视野里,但关键是怎么写。从文学性和艺术性本身出发,我们可以去探讨《战国红》这部小说,怎么用文学的手法重构一个重大主题、时代主题或是时代问题。

马克思当年说我们要有莎士比亚的写法,而不是席勒式的写法。席勒式的写法比较抽象,莎士比亚的写法是丰富的、文学的、多元的,在滕贞甫的这部作品中,他写出了一个个时代的时代性,时代性是靠历史主线和结构体现的。2020年要全面解决贫困问题,现在是攻坚战最后一战的时候,作品是在这样的时代框架下写出来的。乡村振兴的问题是扶贫问题,也是在地性问题,这是扶贫攻坚的变化,作品要表现出时代气息,但又不能过于概念化、符号化,这就需要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形象去表现。

这部作品最大的特点是对于人物性格的刻画。在辽西农村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小说描绘了一批青年男女群像,每一个人物形象都非常珍贵。人物的性格逻辑作者要怎么描写呢?来源于他们的成长背景和其性格本身,包括时代对他们的影响,他们生活方式的变化。由性格的发展变化来推动整个情节和事件的发生,这是符合文学规律的。

另外,作品还写出了故事的典型环境,这是时代主题所给予的。经济有高地和低谷,比如柳城村是要扶贫的,贫的原因有很多种,过去有资源性的贫,还有老弱病残对他们的影响。这是经济的贫穷。但也有观念和文化的高地,扶贫要扶志,首先是要改变观念。另外,作品中对于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也作了对比,过去是乡村养活城市,现在城市也可以反哺乡村,乡村和城市之间能够打通和流通,作者的构思非常有意思。作者处理人物情感部分的方式是虚实相间,虚线和实线穿插的写法体现在海奇这个人物前后的变化。

这部作品特别优秀的部分是不回避矛盾,明确讲到落后和发展的关系,贫困和富裕的关系,怎么解决贫困问题,贫困群体和富裕群体的关系。另外还有物质落后和精神落后的关系,这样的矛盾是存在的,包括性格之间的矛盾,四大立棍几个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一个时代的典型环境写得非常透彻,这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扶贫攻坚是我们写的主题。这部作品对生活的掌握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扶贫干部自身也是要成长的,作品里面讲到扶贫干部锻炼问题,包括扶贫最后要让乡村自己的青年、自己的人才能够崛起,也是乡村和城市关系能够得到很好解决的重要步骤。这几个方面确实需要作家对现实生活真正掌握。

工作力度,使得这次扶贫获得了成功,这也符合当前我们国家的政治状况。两条线彼此交错,构成了时空的交错以及对照,这使得小说在叙事和构思上也有了新意。

小说所表现的扶贫工作的方方面面和乡村生活的林林总总之间有机地结合。小说在描写柳城村的扶贫史方面笔墨非常扎实,这里本来自然生态十分脆弱,多年前的乱砍滥伐致使植被遭到破坏,水源被挖断,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加之各种天灾人祸,贫穷笼罩着村庄,村里人得上怪病,女人残疾,男人嗜毒成瘾,风气变坏,没人相信他们能够脱贫。在描写这些内容的时候,小说没有概念化的痕迹,而是非常自然和真实地叙述。在陈放、李东、彭非三人来到之后,他们通盘规划,先力求动员人、感染人,激活了一盘死棋,也激活了乡村的年轻人。杏儿、李青等村中的女孩儿被动员起来,汪六叔作为老村干部也起到了关键作用。扶贫工作队带领大家搞种植业、搞养殖业、搞加工业;同时启动治赌、治懒、治病,打井整治环境,整治人心世风;也有文化扶贫,如辅导杏儿的创作,筹建农家书屋,方方面面都有所涉及;以及政治扶贫,最后选出了新的领导团体。这体现了贯彻国家的扶贫方针,但它又和乡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紧密结合,令人信服,并不会让人感觉到是做表面文章,而是丝丝入扣,叙述得很自然。

作品成功塑造了陈放这一人物形象,非常饱满和感人,57岁的陈放身为省里的干部,就如李青问的那样,为什么这样爱柳城?为什么会像扛活一样为村里老百姓服务?这是一个并未有明显拔高的安排,他的爷爷曾经参加辽西抗日义勇军,他对这片土地有无限的爱。他是一个质朴诚实、不花哨的干部,他有耐心和办法、经验和智慧,这些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他时刻将老百姓挂在心上,在涉及乡村百姓利益的时候他有坚定的信念。

小说写到最后,在扶贫工作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成就显著,而且在深受肯定的时候,陈放忽然遭遇车祸去世。他的死是符合逻辑的,但是遭遇车祸显得过于巧合,有一点突然。临死前他深情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朴素的品质。最后非常戏剧性的是在埋葬扶贫英雄的地方,人们挖墓时挖出了玛瑙,这体现了扶贫本身的付出,体现了重大的付出和牺牲换来的一种精神的价值。这种很珍贵的战国红玛瑙一经发现,村里的老百姓不仅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致富,现在又有了一个更加迅速的致富方式。当然更重要的是其蕴含的精神价值,英雄长眠在这块土地上,但是发现了玛瑙,这象征着代价、付出和牺牲,也象征着升华、回报和成功,标志着扶贫取得重大的决定性胜利。

为代表,第二批以驻村干部陈放、李东、彭非为代表)扎根农村贫困地区,深入农村底层、亲力亲为,为农村破世俗、去低俗、选项目,以精准脱贫致富为己任带领农民走向富裕之路的故事;同时,作家以极具感染力的叙事经验和双线叙事模式真实地塑造了脱贫攻坚中涌现出一批敢于担当、攻坚克难、肯于吃苦、积极作为的新时期优秀党员干部和新时代新型青年农民的典型形象。可以说,《战国红》是一部具典型性“主旋律”的小说作品。

小说所描摹的东北农村柳城是这样的:“柳城就是岁月之河上一台陈年水车,以她的破旧之躯,为鹅冠山下这片贫瘠的土地输送着血液,不知疲倦,不求闻达,年年如此,岁岁这般,时光在这里仿佛放慢了脚步”。这是小说中第二批驻村干部陈放对柳城的印象,真实而凄苦,“破旧、贫瘠、放慢了脚步”几个关键词简洁明了地描绘出东北一些贫困地区的真实状况。然后就是在这样的“破旧与贫瘠”之地,以杏儿、李青为首的一批新时代农村的新型农民,她们以诗一般的情怀眷恋、期盼和守护着她们心中的田园村庄,不管生养着她们的乡村是怎样的落后、贫瘠,是怎样的破烂不堪、陈旧迂腐,她们总是以心怀希望,不放弃不抛弃的执著心态面对现实,面对希望。小说中对杏儿的形象描述具有极大的时代性和希望性。“写诗的女孩叫柳春杏,一个春夏秋冬都喜欢穿牛仔褲的姑娘,村民称呼人喜欢简洁,男女老少都习惯叫她杏儿。杏儿蜂腰鹤腿,喜欢用一双明眸说话,马尾辫蓬松自然,脸上总是挂着矢车菊一般的微笑,清丽而不妩媚。”农村女青年杏儿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所抱有的执著希

望,不仅是农村里“一棵树、一眼古井,五只白鹅”,还有像“穿着一件立领白色夹克,白色收腿运动裤”、会画油画的青年驻村干部海奇一样给贫瘠陈旧乡村带来脱贫致富的希望,后来柳城又来了第二批驻村干部陈放、李东、彭非给杏儿、给乡村所带来的希望。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希望”,杏儿才写出了“少女、将花容寄存在井里/不担心,有风打忧/渴望有个背着行囊的游子走来/摇响,打着铁箍的轱辘”的诗句;杏儿给村里致富项目糖蒜里的品牌食品糖蒜撰写的“不经意的经典”广告词“把你浸泡在思念里/七天七夜/当我敞开心扉/你已经红透”这样的诗句。在与竞争对手对峙的时候,杏儿很朴素地说:“因为当诗人原本也不是我的奢望,我印象里诗人都不食人间烟火,而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乡下女孩”,这句极为普通的话语恰恰印证出一代新型农民的朴实、真诚与执著;也正是农村人有了这般的真诚与执著,两批驻村干部海奇、陈放、李东、彭非才前仆后继地带领农民积极修缮小广场,养殖猪业(虽然中途失败)、做糖蒜食品、治山植树等探寻乡村致富之路,才有了根除赌博、治理喇嘛咒等落后习俗的突围之举,才有了像陈放一样的驻村干部。

小说《战国红》正是在全国上下大力推进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创作出来的一部具有典型性的主旋律作品,作者作为叙事的旁观者,借用农村女青年杏儿的视角,平实而简明地将作者客观化叙述融入到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生活真实,进而不动声色地描写故事、描写人物、描写陈旧而贫瘠地区的村民生活状态,描写投入到精准扶贫工作的驻村干部,并真诚而真实地通过“亮身份、树形象”、“干真事、真干事”地塑造一个个鲜活的驻村干部形象。因此,小说《战国红》所讲述的故事具有真实性,人物具有鲜活性的特征。

小说中无不浸透着作家所熟悉的土地、地域文化的表达和对地域底层农民的观照,字里行间透射着作家对家园、土地、生民无限的热切关照,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作家的社会责任和这部作品的价值意义。

文章合为时而著

□林岳